

孟子論衡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二

口 12

40

2



門 口 口 2
號 40
卷 2

子誠二句撇筆輕快

不直說己不為管晏
而以曾西不為襯起
筆力跳脫

開口便說爾何曾比
未後又復一句描盡
他艷然不悅之神

孟子論文卷之二 據朱子集注

竹添光鴻漸卿氏手錄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於齊章

整散相間格

借管晏生波起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艷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

若叙丑直問孟子所以為齊者而孟子答以王道亦有何味乃從管晏翻轉下來又於中再作一曲於是直接以齊王猶反手文字便大有波瀾○管仲功大晏子功小引曾西之不屑為管仲則不屑為晏子意自在內是一筆作兩筆法○言齊王之易亦不直叙又用文王陪來真有色澤○說文王之難時勢處一長一短文家參差詳略之法○文王一段先言勢後言時而俱用暗寫不用明點於中間忽伸齊言點出時勢二字此是文之善用虛處下則止標時字至末又結歸時字五時字互相呼應○文王段先用一矣起文氣甚雍容下疊用八也字如飛如掃又甚撇脫齊一段上用一也字起文氣甚飄揚中疊用四矣字下節疊用二也字若頓若挫又甚精悍末則結以莊重之筆誠各極其致也○文章鋪襯點綴處全憑疊句作勢篇中前段後失之寫時之難疊用莫非有莫非臣寫勢之難後段疊用有其地有其民不改辟不改聚寫勢之難

易疊用未有疎未有甚易為食易為飲寫時之易或用疊段或用疊句或用疊字善用疊則文便有勢讀此可悟○說時勢關係極重似把德字拋荒故橫挿孔子節見德行固速況時勢尤易乎亦文章相救法○公孫丑將霸王看得極高孟子看得極輕丑將王道看得極難孟子看得極易後數節於時勢之難易看得極透說得極明此所謂識時之傑也不然則為迂闊狂妄矣德之流行行仁政二句是一篇歸宿

曾申字子西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春秋傳以授曾申則是曾西即曾申為曾子之子故正文云吾先子非曾子之孫也申為西方之辰如春秋楚鬬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可證○或人之問亦自辨等級比子路而斲然故就其下等以管仲比之也觀然則二字可見矣不如公孫丑之沒沒也○何曾猶何乃也○曾西之不悅以管仲得君之專行國政之久而功烈之卑也則其心以子路之見於施為者為勝於管仲也孔子嘗以子乘治賦稱子路是特舉其所長非謂其才限於此也子路

默舍求氣不動心之
一道也

上既埋伏曾子此便
出得有來歷不同無
端扯入

告子勿求不動心之
又一道也

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
 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以承頭
 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
 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
 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
 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
 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

孟子求心不動心之
正道也。
言浩然之氣用難言
也三字頓住。下兩以
其為氣也喚起。文字
極精神。

忽然入喻筆有餘閒

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
 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
 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
 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
 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
 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
 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
 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

不可為告子之勿求
亦不可為黜舍之求
氣

說知言由外知內、並
由內知外、源流分明

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
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
正○喻○入○化○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指○黜○舍○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
縮○心○字○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
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
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
全為願學孔子作頓跌、空、喝、妙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
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

意注願學偏故意含
蓄留寬步

仍不說明蓄勢絕妙

不動心來歷原本孔
子前子襄節已隱隱
說出至此點醒

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
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
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
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
再放開一步趨勢引入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
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
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陪句生出下段文字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
即皆古聖句一宕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再緊作一跌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

本是說異却先寫同處開合之妙也

先將三人一提

說到願學孔子大意已盡然不極力推尊願學意覺索然無甚意趣故必借三子言補寫在後方見生民未有之極而行文亦滿暢無虧欠與前半無數曲折文字遙遙相稱此又局法之一定者

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此篇分三大段。不如曾子之守約也。以前是引起之詞。敢問夫子之不動心。以下是正意。宰我子貢

以下。又是證己之所學出於孔子也。○宰我子貢至末。說願學孔子意。似於知言養氣後另起波瀾。而不知前幅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節已藏願學孔子之根。妙在有意無意間。打通血脉。此埋伏法。○欲說曾子之守約。先說孟施舍之守約。欲說孟施舍之守約。先說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皆停頓作勢。法○孟施舍似曾子。節鎖結二子。帶出守約二字。以起曾子之大勇。夾縫中承上生下。是脫卸法。○孟施舍守約下。突接昔者曾子云。斷也。說完曾子又云。孟施舍之守氣續也。此斷續法。○北宮黜之養勇。實叙其事。孟施舍之養勇。就其自言上見得。已變化了。至曾子之大勇。就告子襄語見得。則又變化。乃告子襄者。非已語。却援引孔子之言。玲瓏活脫。則尤變化之至。○告子先我不動心。便含強制意。下文極力敲剝。早已藏根於此。亦埋伏法。○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以不可二字。斷煞夫志以下。只申明勿求於心。所以可。而不得於心。之亦不可。不求於心。不用說出。而意自明。此為神化之筆。○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下卻先承告子之不動心。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

不驚也。朱注於首節遽下恐懼疑惑四字，不是。○是章不必承上章。

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進德人人有，遲速雖聖賢亦不得以年概之。四十不動心，是孟子自點檢而知之，不當泛作年格。若孔子四十不惑，不當援引傳會焉。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

動心。

丑言孟賁並非以孟賁為不動心者，蓋以力言耳。意謂孟子力能制心，遠過孟賁之力能扛鼎也。若以孟賁為不動心，則與下是不難句，告子先我不動心句，針鋒皆不相對。可見孟賁與不動心了無交涉也。○丑以孟子為力制其心使之不動，故孟子謂若以制言，告子已先我制之矣。○告子與浩生不害恐是別人。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

丑問不動心有道，一句開出黜舍告子及孟子三道。北宮黜孟施舍求氣而心不動者也，告子不求心，并不求氣，而心不動者也。孟子則求心而心不動者也。如此看，則此篇自是兩賓一主，黜舍為一賓，告子為一賓，孟子為一主。講家或謂黜舍二節影下告子，錯矣。惟曾子之求心，原本於孔子為後幅，願學孔子伏案，則孟子之求心所自出耳。

北宮黜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

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不膚撓，不目逃，不猶無也。言其體挺然，無膚撓之狀。其視凝然，無目逃之狀。摸寫他必勝意如此。若說膚被刺而不撓，目被刺而不逃，則本文宜云膚不撓，目不逃。如是便是無懼，非必勝。○挫折也。以

一毫挫於人，挫折於人，如一毫也。○天子諸侯有三朝，此市朝謂大門外之朝，左傳尸三卻於朝，及論語肆之市朝皆是也。○撓，逃朝，是韻協。○不受於褐寬博，注云褐，毛布，蓋本滕文篇趙注以毳織之。若今馬衣者，文以為說，考馬衣即左傳定八年之馬褐，蓋以極粗之毛布為之。若今之毯，雖至賤，無以為衣者，即今為衣而織毳，皆至燠之物，許子安能常衣，不畏暑月之暘乎？若毛布之精者，則又價倍紈綺，故漢書高祖紀，令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紵，屬注云，屬，織毛，若今駢及氈，氈之屬，皆言其貴也。安得言褐即為貧賤之服？褐又出北方，南土所無，自非富貴人，鮮有衣褐者。許行生長南楚，服用樸儉，舍其土宜之布，而求褐於北，賈愈不憚煩矣。趙注又云，或曰褐，泉衣也，即說文襠編泉衣也。褐，編泉鞮也。之說，蓋編未績之泉為衣，衣之極惡者，然編泉之衣，亦不常見，且許趙二家皆主衣為言，似褐乃衣名，如短褐之褐，然考之史記劉敬傳曰，臣衣褐，褐見衣帛，帛見滕文篇，亦以衣褐與冠素並言，則褐與帛素相對者也。自當以淮南齊俗訓高注，褐大布也。之說為確。寬博云者，

謂貧賤之夫，內無裘纊之觀，外披麤布，邊幅不收，即當濶大也。○無嚴，諸侯言不憚大人之巍巍也。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

孟施，字也。舍，名也。連言之曰孟施舍，猶左傳稱孟明視矣。周官小司徒職曰，凡征役之施舍，鄉師職曰，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然則名舍而字孟施，名字正相應。注以施為發語聲，不知發聲在首，如吳曰勾吳，越曰於越，是也。於姓與名中間，插一字為發聲，是不成語。○視不勝猶勝也，不勝謂其勢不敵，必不可勝也。是先戰量度之言，非既戰之事。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曾子教子襄勇則子夏亦必有得於勇與氣者雖今不可得而考觀韓詩外傳載子夏抗言於衛靈公之前以折勇士夏湯說與北宮之勇似注止以學問言之覺不切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

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

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吾不憚焉不豈不也焉反語辭見左傳杜注戰國策高注○不縮而憚即下文行有不憚於心則餒意縮則吾往即下文直養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意兩面推論以見理直然後氣壯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不得於言者不解他人之言也孟子知言正與此針鋒相對勿求於心者勿求其義於己之心也不

得於言不得於心句法正同而一屬之人一屬之己古文多此類不必拘也不得於心者自己行事有不憚於心也勿求於氣對北宮黜孟施舍說黜舍蓋不得於心而求於氣者也○注云於心有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不知心有不安何以當求助於氣氣是何物求之即可得於心且如何求助法及觀小注則朱子又云不接失其道也正當求其助於氣悔過謝愆而補其差失可也告子隨他差失更不悔過遷善以補之夫人受天之六氣以生祇此呼吸周身者名之曰氣不知此呼吸周身者何以應事接人試思人有心有身應事接物必主之於心而行之於身於此呼吸周身者了無涉也乃既以應事接人歸之此物則偶一失道便當就此物之呼吸周身求補差失乃復以悔過謝愆四字當之謂之補差失謂之求助則止此一氣字與求氣二字全未有一着落語以致附和影響之徒展轉兀臬遂有以耳目手足之形體當氣字者夫氣與體別故曰氣者體之充也若氣即是體則體者體之充矣亦思耳目

手足何以能餒何以能剛大此不容有兩歧語也蓋不動心有道焉有養勇一道皆以氣制心而使以直道養其心使心得慊然而氣不餒此即孟子所云持志告子所云求心也是不動心之道有直從心上求者自反是也有轉從心之所制上求者養勇是也曾子自反只求心北宮黜孟施舍養勇則但求氣告子則不求心并不求氣如心不得於言則當求心此所貴乎知言也而告子則惟恐動心而強而勿求又如行有不得於心則仍當求心自反而縮則行無不得於心而心自不動此曾子與孟子之求心不求氣也若不得於心惟恐心動即急求之氣以強制此心此黜舍之求於氣也而告子則既不求心并不求氣凡有所不得者皆一概屏絕而更不求一得心之道徒抱此真頑方寸謂之不動此其所以不動心有先於孟子者矣○心焉能不動纔說不動便是道家之嗒然若喪佛氏之離心意識參儒者無是也故孟子平日亦以存心為主蓋存心是工夫不動心是效驗心之本體不能不動學人用功則不使不動此不過以卿

相王霸不櫻於心直是得失不驚寵辱不驚一鎮定境界故孟子自言不動心有道則明有前事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可是可不可是不可未有可復不可者不得心而不求氣則合當如是故曰可也生平既不能自反而一有不得則借此虛矯之氣以為心之制此黜舍之所為豈可為法若心不得於言則正當在心求於此不求當復何待故不得而不求氣則可不求心則斷斷不可矣○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以不可二字斷煞夫志以下申明勿求於氣之所以可而不得於心之亦不可不求於心不用說出而明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夫所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者何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志為氣之帥氣為體之充志之所至氣即

無不隨故君子之功但持其志力求之於心以直
 自守而氣之在體則第不暴戾而使之充周已耳
 此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所以為可也○至者至
 到之至非極至之至次者次舍之次非次第之次
 周禮官正掌次天官書元枵之次星紀之次皆同
 志至焉氣次焉志之所至而氣從之之謂也小注
 謂志是第一件氣是第二件則與下公孫丑何也
 一問有礙祇因志所至而氣即止同功一體不容
 兩事故有既曰又曰之辨且至於此曰至焉次於
 此曰次焉兩焉字即兩相應詞若是等第則宜如
 論語生知上也學知次也直作煞上詞未有以第
 一第二作呼應者○自反之學只是求心故曰持
 志若不問其縮與不縮而徒曰雖千萬人吾往矣
 是孟施舍所為能無懼者也不知持志而但知守
 氣是暴之也○小注云如當喜當怒便是持志喜
 怒得過分便是暴氣夫喜怒情也非氣也今既以
 喜怒屬志又復以喜怒屬人之氣則志氣喜怒無
 分且未有喜怒失中而歸其咎於氣者持怒極亦
 能暴氣然怒極與暴氣到底兩層惟怒故暴非怒
 即暴也若喜則與暴無涉即喜有過分亦祇能動

氣而必不能暴且所謂持志只當喜當怒四字盡
 之則其所謂過分者是喜怒自暴並無有從而暴
 喜怒者然則氣何以暴乎○北宮黝孟施舍之不
 動心可以為忠義氣節之士亦可以為犯上作亂
 之流即其為忠義氣節亦止氣不肯下耳非真知
 其理之當如是而循理以為之也告子之不動心
 可以為淡泊寧靜之士亦可以為剛愎自用之人
 即其淡泊寧靜亦止是堅守此心耳非真知其理
 之當如是而循
 理以守之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
 也而反動其心

志壹動氣自然之理惟志壹能動氣故志至而氣
 即從也若氣壹動心則帥轉為卒所動反常之道
 故須無暴○蹶者趨者是氣也謂氣偏在於此以
 至於暴也語勢急故文省耳○持志無暴氣總是

心功非有氣功所云無暴縱有檢點并無功夫也告子勿求氣所以為可若不求心則悖矣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我知言謂我與告子之不得於言相反也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謂我與告子之勿求於氣已不同而與黜舍之專求於氣更相反也○不動心雖由知言養氣二端而工夫尤重在養氣觀下文說知言處別無工夫可見○緊要處在一善字下文必有事焉云云即善養注脚○浩然之氣以其既養成者而言故曰吾浩然之氣也吾字可見孟子所獨有而非人人有之也殊非復初之謂注以浩然為固有失正意夫所固有只是氣矣豈自能浩然哉故孟子養之云爾凡孟子論性每揭固有之善輒繼之以養之方若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謂有可為堯舜之性存焉非謂赤子之心全與堯舜之德同也養性養氣意思正同宋諸儒主張固有之善大過衆善衆德皆歸之復初是故克治之功勤而擴充之旨微矣其理氣之說與孟子不相符者皆坐此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丑先問氣者注語承上文論志氣似不允凡古書中問答甲有前後二語則乙先從後語問起此例多極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至剛亦以其養成者而言其為氣其字緊承上文浩然之氣下節傲之○至大至剛正言浩然即下文塞於天地之間意蓋從直養而無害來也○直即義也○直養集義有事勿忘對針告子之勿求無害及配義與道勿正勿助對針黜舍之求氣○至大至剛節是言氣之浩然配義與道節從氣歸到道義是言氣本於道義非若黜舍之徒求於氣也是集義所生節從義歸到心是言義本於心異於告子之勿求於心也必有事焉節引樞苗事又是言黜舍之謬過於告子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義道只是一箇理。自人之處。此理謂之義。自天之賦。此理謂之道。特補道字。以助文勢耳。○下節曰。生則所謂配者。非合而有。助之謂也。蓋氤氳而化之謂也。○是字語助辭。論語季氏篇。求無乃爾。是過與。襄十四年左傳。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以是字為語助辭。古書多例。餒是氣餒。不當作體。餒注是節。說無氣之餒。而下節說無道義之餒。非也。夫無氣之餒。義未安。況兩餒字。豈容兩邊說。○以下三節。是覆說上一節。以申明其義。故仍以其為氣也。喝起。此節則推原其所以塞于天地之間之故。語意蓋謂。所以能塞於天地之間者。蓋其為氣也。非黜舍之所謂氣也。黜舍之謂氣者。離義與道而言之也。吾之所謂氣者。以與道義合一者而言之也。此氣配道義。故無餒。而能塞於天地之間。若無義道配之。則餒矣。何以能塞於天地之間乎。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

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集義則事事慊於心。而氣自生。○此節申釋以直養之意。而歸到心。義即直也。以直養者。以義養也。養之以義。故能集義而生也。大意若曰。此氣是求義於心。集義而生者。非以義為在外襲焉。而取之者也。觀行有不慊於心。則氣餒。可知氣生於義。而義載於心。則心中有義。而不可不求於心也。明矣。而告子不得於言。曰。勿求於心。不得於心。亦不知求於心。而但曰。勿求於氣。我故嘗曰。告子未嘗知義。蓋以其外義於心。而一概勿求也。○非義襲而取之。注云。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襲於外。而得之也。未妥。凡人一有不慊於心。則氣餒。一事偶合於義。能慊於心。則此時之氣便壯。不可以言襲取。義襲而取。言以義襲焉。而取此氣。蓋是見得義在此處。便假托而行之。以張吾氣耳。如齊桓召陵之師。便是看得責他包茅不貢。問他昭王不復是義之所在。便假託此義以征之。其實不過借其名。以遂其私耳。及屈完問諸水濱。一對齊桓。便索然而餒矣。蓋吾心不能無愧怍。故也。然則義豈在

外而此心豈可不求哉。○無道義則氣餒可知徒求於氣者非也行不慊心則氣餒可知勿求於心者非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節論養法。以申明無害之義。○孟子論養氣。整其所以然。是集義所生。論其所生。必有事焉。論養之之法。集義自是。集義養氣自是。養氣集義工夫。不可便有斟酌。故必有事焉。謂就集義上一面。別有一段養法。以此當一件事。存之於心也。既存

之於心。恐其期待也。故曰勿正心。既使勿正。恐其不存也。故曰勿忘。既使勿忘。恐其助長。故曰勿助。長四者。渾是養氣工夫。在集義上一面。用此培養之法。孟子至是。詳論善養之法也。今夫天下之行義者。未可謂必皆善養氣。則其自謂善養者。其必有所自覺者。且如種樹。所用力者。在水土。而必須生。括存于心。如烹物。所用力者。在薪火。而必須生。熟存于心。行一事之合於宜。其慊於心者。自認而不失。日行日認。存存在心。是必有事焉之謂也。○正字。借射之正鵠而言。故為期限之義。○勿助長也。也字。非衍文。蓋助長。以上是正意。無若以下是譬喻。故下一也字。以結上文也。○揠。小爾雅。拔心。曰揠。以為無益而舍之。指告子之勿求於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北宮黝孟施舍。一輩人。○害字。即申明以直養而無害之害。○前幅言孟施舍之守氣。是以求氣陪求心。非以求氣陪養氣。精義以知言求心也。集義以養氣。亦求心也。求心二字。包括知言養氣兩條。○細玩善養數節語意。闢告子意重。闢黝舍意更重。觀引揠苗一段。及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五句可見。蓋戰國時多刺客。尚戰

功擾害生民其禍更烈故孟子痛切言之而或者以爲專闢告子而以黜舍爲賓中之賓此書遂不可解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知言知他人之言也。孟子不得於他人之言則輒求之於己之心。積學之久能喻他人之言所由出。故聞詖淫邪遁之辭則知其心受蔽陷離窮之病也。詖淫邪遁是病症。蔽陷離窮是病根。須四件各說爲是。○四知字當做照破透徹意。認其辭之詖淫邪遁已是知言。遂討出其心之蔽陷離窮是其照破透徹處。○本文偏舉言之病而不知言之正亦可倒推矣。且言之病亦不止於此。今姑舉類耳。○凡從皮之字皆有分折之義。分則偏。偏則各持一說。此詖之正義也。淫爲浸淫。隨理蓋水循理隙而入。浸漸其中不得復出。荀子非十二子所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是淫辭之有所陷入也。此與滕文公下篇好辯章互相發。彼云吾爲此懼。闕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又云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放淫辭。則是詖淫邪三者。揚墨兼有之。蓋揚偏執於爲我。墨偏執於兼愛。是詖也。揚之爲我。有合於曾子居武城。墨子兼愛有合於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各浸淫失其本。則淫也。至於無父無君則邪也。生於其心四句承上蔽陷離窮皆心也。詖淫邪遁生於心之蔽陷離窮。是生於其心也。○上文不得於心謂己心。此生於其心謂爲四辭者之心。故曰其○聖人復起句。惟承生於其心四句。四句即所謂吾言矣。不連帶。詖淫邪遁句。滕文公篇可徵。○知言蓋於從政者尤爲要務。不知言無以知人。所以不免於疑惑也。言者心之聲也。凡詞爲詖淫邪遁者其心必有所蔽陷離窮。故從其言倒討到於心。畢竟人不能度矣。○此節緊對告子之不得於言說。因其詖淫邪遁之辭。得其所蔽陷離窮。且因其心而得其所害。

之政與事一得而無不得告子有是乎知言則無所疑養氣則無所懼此所以不動心也黜舍告子何足云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善為說辭說音義與游說之說同此與蘇張游說有邪正之分而已字義則一矣說者平常應酬上行時亦有之不必指于諸侯辭是辭命矣善言德行言字輕看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蓋疑必從吾言之言非疑知言知言是知人言與詞命無干涉注渾看誤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

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不然之詞也○學不厭即智之事矣教不倦即仁之事矣唯智也故不厭唯仁也故不倦子貢就

不倦不厭推知其仁智也已注兩所以句外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

姑舍是學者當志孟子之所志有必求為聖人之志而後學可得而言孟子於聖雖謙不敢當而亦不欲以數子自處則其所志之概可見

曰伯夷伊尹何如

何如字屬二子不屬孟子蓋丑意況問二子何如因以探孟子地位耳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

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不同道。謂伯夷伊尹不同道也。告子下篇答淳于鬯亦舉伯夷伊尹柳下惠曰。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正與此同。○注遜國餓死當刪。此不必誦。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

班。序列也。謂高下序列不甚相遠耳。非全齊等。又非形容之辭。
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

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

汗字注作汗下之汗解。非也。夫三子命世之賢。智足以知聖。何云識見汗下乎。古訓于迂諸字。皆有大義。詩溱洧。洵訏且樂。毛傳訏。大也。禮記文王世子。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鄭注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檀弓于則于。正義曰。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淮南原道訓。而墮陷于污壑。寗陷之中。高誘注。污壑。大壑。成公綏。嘯賦。大而不清。李善注。滂漫也。潘岳西征賦。注。污與滂。古字通。此言三子縱為大言。必不肯阿私所好。以譽其師。所謂言有大而非夸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堯舜遠矣。
賢於堯舜。亦以德而言也。若夫孔子之教。萬世服從者。自今日言之。則可宰我之時。未能預信其必

然而言之也。且謂聖不異，則與下文子貢有若之語背馳。程說不當采入。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趙注曰：垤，蟻封也。集注因之。然蟻封者穴外之浮壤耳，其高不能以寸，其大不足以觀。巖巖泰山，安得謂之同類？且堯戒曰：戰戰兢兢，日慎一日。人莫躡于山，而躡于垤。新論曰：跨阜垤而好顛蹶者，輕于小也。若是蟻封，豈亦能顛越人乎？蓋垤有二義。豳詩曰：鸛鳴于垤，婦嘆于室。二句蒙上零雨來，故

毛傳訓垤為螻塚，此與堯戒之垤，其義各殊。柳宗元斬曲几文曰：託地境垤，此與邱垤之垤，皆謂土地突起如小阜者，非蟻封矣。堯戒新論之垤，義亦同此。○豈惟民哉，一句直喝全節，言豈惟凡民不及孔子哉？雖自古有許多聖人，其於凡民亦猶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耳，皆類也。若出類拔萃，則惟孔子獨耳。或疑出類四句俱就孔子講，則是群聖人與凡民比而同之，何不均之甚？殊不知抑揚之詞，多有如此者，不必疑也。且白文不已，明曰：聖人之於民亦類也乎？不可泥於注而明背經文也。

以力假仁章 借客形主格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

標出一心字是此章骨髓

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此章雖以霸王並言，其實以霸形出。王來，霸是客，王是主。上引湯文，証不待大句，下引孔子與武証，中心悅服句，但証王者不証伯者，有賓主輕重之法。七十子之服是虛形，引詩是實証。○前段不用一虛字，後段却連用五也。字取致於此，可悟文家音節。力是德之反，如威力，皆是。不必拘土地甲兵。○伯必大國，如當時齊晉秦楚人所共知也。至於王不待大，後人久不見矣。故前引湯文，後引有聲以實之。○文王之始，實不止百里。孟子蓋大慨言之耳。

仁則榮章 雙起雙收格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

即從惡字折轉來，機緊。

前起後結，對舉以為奇。中幅抑揚以為正。看似平平兩對，實以不仁為主，局陣之妙，迷人心目。

賓甚詳，而主却略。又提一句，開下作收局，婆心益切。

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此為當時不仁者而發。今惡辱二句，是通章之主。說仁處榮處是賓，末用雙結，意亦重在不仁邊。○通篇文情俱從今字生出，故首二句雖平列，總冒而意實側注不仁之辱。蓋不仁者及時行樂，而自取其辱，何如及時圖治而自居於仁者之有榮而無辱乎？前從惡辱轉到居仁，以福自己求，陪出

禍自己求用及是時三字兩相比較尤能發人深省至雜引詩書旁警聖訓低徊咏歎如聞太息之聲更覺文情無盡○引詩作喻與惡

惡辱即羞惡之心也由義以求仁孟子之教每每如此○濕宜作溼素問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注溼謂地溼氣也○賢者在位是貴德能者在職是尊士朱注以貴德尊士為一事不妥○桑土韓

詩作桑杜毛詩釋文云土音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下民只是人也烏在樹上而言故曰下民耳○般旋也樂而又樂樂而忘返有般旋之意○詩小雅嘉賓式燕式敖毛傳云敖遊也說文出部

云遨出遊也敖同遨○永言配命言助字也在詩者皆同廣雅釋詁云配當也○天作孽謂天之為孽自作孽做此孽當作孽說文孽從虫薛聲孽庶子也从子薛聲

尊賢使能章 倒綱格

分列平叙 統承作變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

五段憑空轟起勢如

風掃陣馬奇橫無倫

市字單提

二句對叙

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

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

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

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

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

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

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

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通體精神全在信能行三字吃緊得力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說得親切動人

此篇前列五段後用單收此是文中倒綱格末段無敵于天下句收上天下之士與天下之農商旅氓末又以一王字收上五者之政上是目下是綱先目而後綱文章倒綱之法盡于此文○此章轉

先王上去妙妙

字妙

仁為元善之長故則
隱居衆情之首蓋惡
辭讓是非俱以惻隱
打頭殊非判然為二
渺不相涉也唯並及
之道理乃全而文氣
亦暢

反擊正接勢如風雨

孟子論文

卷二

補寫有法

孟子論文

天下可運之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
指、點、得、親、切、
 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
連、用、三、也、字、有、致、
 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四、應、皆、有、
 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
類、叙、法、
 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
趨、勢、
 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
推、原、
 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
又、用、八、也、字、
 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
○正○入○擴○充○
 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承○上○起○下、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

說到盡頭即住愈見
氣力雄拔

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首句開端。即標出一仁心。使人知而推之也。先王
 是能推的樣子。治天下運之掌上。即保四海也。下文
 將此仁心。指點出來。見人既皆有是心。則推是心
 以加之人。亦非人所不能者。故反覆以發明之。正
 使人人知之。人人推之也。歸穴在知皆擴而充之。
 句。○由是觀之。一句開下。半篇文字。蓋前半只說
 不忍人之心。將此一句推開。便由惻隱說到羞惡
 辭讓。是非。又說到仁義禮智。俱從此一句發出。文
 章有用。一句展拓者。皆如此法。前半明其皆有。故
 說心後半欲其擴充。故說端前說先王用斯有二
 字。說得自然。後望世主連用三個能字。一個知字。
 說得勉然。此是用字細密處。入井段疊用非所以
 三句。中間疊用非人也。及仁之端也。等句。段段用
 疊。此是觀筆作勢處。○不忍是一層。擴充是一層。
 重在擴充。而講不忍處。偏多。此行文之妙也。○當
 世諸侯。是主先王是賓。怵惕惻隱。是主納交。要譽
 惡聲。是賓。四端。是主。四體。是賓。知擴充。是主。火然
 泉達。是賓。能充。是主。不能充。是賓。而運掌。四體。火

孟子論文

卷二

補寫有法

孟子論文

然泉達三番入喻更極花簇說理文字如綸飛蝶舞前後却語語

皆有是固有先王斯有是能推其固有○此章特以人而言不兼物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此只就人性論其所固有也非討固有之出處注天地生物心不必講○次節注云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云云理固如此而孟子語意只說先王不徒有其心而必有其政耳未嘗以先王之無待於擴充與衆人之有待於擴充較量聖凡也此節緊接首節說便隱然見得人當擴充○今人乍見今字小頓假設之詞或連人字讀非是○內古與納通○非人也言非人則禽獸矣既是人矣則必有是四端也○不須慮其無也語氣尤緊○羞惡一類惡亦惡己之不義惡猶忌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須就常人之情自然發出者說○仁義禮智元是德名性者具是德之種子而已唯其然故或謂仁義禮智為性一轉言之耳若是章仁義禮智還其本位端者將成之端緒蓋謂人性善自然有惻隱之

心擴而充之則德斯立矣名之為仁故曰仁之端也羞惡以下倣此又推而言之惻隱之心即是仁心矣故下篇曰惻隱之心仁也○自謂不能能字能全其有也即能惻隱能羞惡即舍下擴充意但語意且渾○自賊即自棄矣是人之無志氣者未當以欲蔽斷之○知皆擴而充之知字不可輕看擴充謂養之長之以極其大也注滿本然之量仍是復初之說矣恐非孟子之旨蓋性者水源也四德者江河也而四端是水源發動之處苟理導無壅塞必能成江河也水源雖微乎江河之理存焉故曰性具四德也乃謂水源即江河不須理導豈其然乎○始字見方盛之勢○知皆擴而充之四句是就功夫說言能知擴充則下面由不忍以達之於所忍由不為以達之於所為工夫自住不得手至苟能充之四句則是就效驗說以見不可不擴充所以勉當世之人君也下四句能充不能充即是能擴充不能擴充不言擴字者省文也從上文一氣讀來細玩語氣確是如此注既曰不能自已何以又曰不能充之可疑○凡有四端四句是言擴充之易苟能充之二句是言擴充之效各不

相蒙不可牽連說下苟能充之所謂以不忍人之
心行不忍人之政也足以保四海所謂治天下可
運之掌上也○外注程子第二條不可從孟子明
明把四體譬之四端乃今攬入信字以為說亦治
襲漢儒之誤

矢人章 借說到底格

影喻而起勢如天外
飛來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
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

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

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

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

為矢也如恥之莫如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

忽入喻以映首節
莫如為仁是本章主
句

○喻○生○來○而○取○義○不○同○
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大意為恥人役者進以仁也但祇說恥為人役當
求仁之在己難得醒快要之仁原尊爵安宅何苦
自入於不仁而為人役分明是不智了故借孔子
言引起來而又先從矢函術異人當慎重遠遠跌
入由前看來真有無數曲折後又追進一層為仁
由己之意借射點醒能使愚迷心動○此章空中
游行一筆不著活潑變化不可端倪劈頭喝一層
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陡然而來第二層承上
分疏鍊只兩句第三層疊上一句巫匠亦然使上
無單亮下無徑遂之病第四層故術不可不慎也
就上一束第五層引証孔子云正入仁字又將
擇字上與慎字相筭下與智字相生然却說擇里
而處殊飄忽第六層提仁實講尊爵安宅點綴殊
妙尊爵上照矢函巫匠下照人役安宅映帶仁里
聖賢雖不作意為文然亦奇合第七層莫之禦云
云鎖上不智又帶轉不仁第八層兼承不仁不智
備舉無禮無義而斥之曰人役也然語却輕按筆
不少留第九層忙接人役逗出恥字而申之曰猶

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飛翔之勢，映合之情，真仙筆也。第十層云：如恥之莫如為仁，又帶上恥字，振起文勢，豎立章旨。第十一層仁者如射云：云以反求諸己，實闡為仁要指，收束全局，而其妙處在射上，設色此章只二十六句，而有十一層，幾於一字一轉，一字一意。若其篇法之妙，本說仁先說不仁，又說不智，又說無禮，無義紛紛錯錯，令人目光欲眩。又此章開口說矢人，中間又說弓矢，末又說射，只就一邊借影，若有意若無意，離合俱化，全以神行。

首節仁字與後節數仁字毫無干涉，首節原是興體，不可牽入正意。○巫亦然，巫即醫也。楚辭天問篇化為黃熊，巫何活焉。王逸注云：言蘇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是巫醫古得通稱，蓋醫之先亦巫也。說文酉部曰：古者巫彭初作醫，是也。故廣雅釋詁曰：醫，巫也。巫之與醫對文則別，散文則通。孟子所謂巫止是醫耳。○里仁為美，里人所居，故趙注云：里居也。此言所以居身之地，故下文云：擇不處仁，○尊爵與安宅並稱，則亦只謂尊貴之義。注謂仁尊於智禮義，故曰尊爵。

似鑿。○不仁不智，無禮無義，四德之叙，始乎仁終乎智。既不仁不智，則禮義烏有。文義如此。○仁統義禮智，以四者分之，仁其體而義禮智用也。故有由義禮智以求仁者，擇不處仁焉。得智是由智以求之者也。如恥之莫如為仁，是由義以求仁者也。正己而後發，反求諸己，是由禮以求仁者也。

子路人告之章

三段逐層遞進格

從對面說來

從本面說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大

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

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喜字拜字緊相對針，兩大字緊相呼應。○舍己樂取，兩面說來，方完同字意，但舍己在前，樂取在後，雖非舍己陪樂取，而樂取實該舍己，故下面直跟取字說去，正以見解理之圓。○子路喜聞過，大禹

說舜之大處，濃郁深至，有筆歌墨舞之樂。

拜善言本不是小小分量然取同善之舜對炤互
勤猶嫌未大蓋舜之同善橫豎說來俱見渾淪包
括流行不息之狀直與天地同其覆載此何等分
量今即其橫豎說者細分之內而已外而人同在
善中已不舍微有意見之私而不能淨盡即天理
不能流行何以從人非同也且取而不樂稍涉勉
強之迹將善推在人上着力去取已將善離了亦
奚以同乎茲則舍己為樂取之根樂取見舍己之
至人已兩忘渾然大同此橫說也夫人已兩忘渾
然大同者一日如此終身無不如此由窮而達總
無間斷如天地之化流而不息此豎說也如此同
善於人而人之生於此世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日
遷善而不知其為之者過化存神之應亦於此著
矣嗚呼大哉○末句六字妙在不粘舜說而正是
應舜之大

聞過則喜實為百世學者之標的視之若易實體
則難孔門之為學進之勇而有力者無如子路惟
孟子深知之所以每每拈出以示學者○喜字狀
眉宇不可掩拜字狀兩膝不覺屈同字狀物我一

體形迹泯然○拜善言只好善之心切至不必作
屈己○與人為善猶曰與人共為此善也與如字
即上文善與人同之
與注說涉形迹不是

伯夷非其君章 兩大扇一結格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

之朝不與惡人言句法稍變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反說更暢滿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

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

而不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

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

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亦、反、宕、取、活、機雖祖禡裸裎於我

第一層是實事
第二層是其心
第三層是從其心推
到其心
第四層打轉第一層
玩是故字可見

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伯夷節一步寫出一個隘來。柳下惠節一步寫出一個不恭來。而不說出隘與不恭。直至末節斷論。然後點出。此是文章用伏脉法。夷惠兩節俱一樣收束法。而敘述得甚歷落盡致。正叙夷中加一二形容語。又作一推原語。叙惠又夾述惠之自己言語。而以一句總形容之。文字方不板直。此其相救法也。○一篇中用兩個孟子曰。惟此篇與聖之清章。先叙事而後論斷。史記太史公曰。微之。○結處分明是願學孔子。而不說出最。有餘情。若竟明提孔子壓倒夷惠。以時中與隘不恭。互相比較。便無此雋永之味。推惡惡之心。是孟子推究到底。抽出伯夷心中細微處說。如此較前更進一層。○思字蒙下十七字。

與鄉人立。至去之。其事也。若將浼其思也。思字若字。正與北宮黜章。伊尹章同。○望如怨望之望。望不是。○不屑就。屑潔也。自有慊快之意。詩云。不我屑以。說文不必據。○進不隱賢。隱謂緘默避害。如甯武子之愚。是也。未必枉道。○袒露肩臂也。袒開衣前也。是為本義。然袒褻連言者。是露半身。即肉袒也。是一事。非袒外別有褻。若夫褻襲是常禮矣。非不敬之事。又禮之褻襲。特以表衣而言。此袒褻無表中之別。程之言呈也。○不自失。即自得矣。上文由然言其容。此言其意也。注添一正字。文義俱乖。○伯夷偏於清。故其弊隘。柳下惠偏於和。故其弊不恭。非謂其流之弊。○看起語結束。便知此章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

Blank area for commentary or notes on the right page.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章

立案分應單結格

譬空直起筆鋒犀利
要知二句是壘下非
平舉

得道以下數句反正
相形轉換天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
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
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
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
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

文四非字

連用四跌

虛頓

接妙

跌得飄逸

三不以對上

人○和○

戰戰必勝矣

卷二

奎文堂

首二句立案，却是二句不平對，抑揚趨重，人和上。次節三節亦不平對，細玩此兩節語氣，乃是一氣直起，出節如人，和蓋天時地利為一類，策士所知人和乃策士所不知，若平對講便呆。○城非不高也，四也字連疊而下，一往飄逸，有雲行水流之致，不曰高深而曰非不高，非不深，正中帶反快利中寓有頓挫意，故知用筆之忌，平直也。若前三里之城平直矣，下却用夫字提起，跌宕然而字折落轉合，則有低昂而跳動矣，故曰以下一氣奔放，其勢甚急，如黃河直瀉千里，却用君子有不戰一頓挫之方，不太急直瀉中，有迴流逆浪，亦造化自然之機勢也。○次節說天時，不如地，利但只說天時之不足恃，未說地利之不足恃，全未說出地利不如人，和亦只說地利之不足恃，全未說出地利不如人，一說出便於三項中略分高下，非抹倒天時地利，單表人和本旨，故末又單申一段，而人和之所以有利無害，有勝無敗者，發得斬截明快，如操利刃一割兩斷，真通世務之論，不同功利巧習亦絕不

是。老生迂談。○夫環而攻三句，就上複說，是用筆法，兵革二句，就上二句推出，是用觀筆法。第四段申言人和，而引古語呼起，仍帶地利意，跌入此用，纓帶法，多助是主，寡助是賓，四句俱以寡助翻起，多助此用，以賓伴主法。○君子有不戰，非反作頓語，蓋仁者無敵，原主不戰，即戰亦不得已耳。聖賢言語，故有斟酌。○結出必勝，應前不勝，神完氣足，而妙於無迹。此為當時好戰者發，天時是泛說，如寒暑陰晴晝夜朝夕之類是也。注沿趙岐為孤虛，王相之屬，兵家雖亦有是言，而孟子本意恐不如此。又趙注支干下有五行二字，孤虛謂支干王相謂五行，注沿趙岐而去，五行二字，王相二字，遂無所屬，踈矣。○下文云城池非不深高，故注以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為城郭之小者，然經曰：不如地利，則三里之郭，亦城池深高者。孟子互言之耳。古之城制，都城不過百雉，三丈為雉，百雉者，面百雉，三百丈耳。而城中積萬雉矣。三百步為一里，步凡六尺，一里百八十丈，三里凡五百四十丈，是三里之城，為百八十雉，而城中積三萬二千四百雉，已過於大都矣。七

孟子論

卷二

奎文堂

里之郭為四百二十雉但孟子之時五等之制不復存或以三里之城為伯子男之城則泥矣○環攻謂四面共攻擊非言圍守無曠日持久之意○兵革米粟無關於地利而地之所恃以為利也非是數者則地利之說猶有未盡大意謂城高池深外更有兵革之利米粟之多足以嬰城自守而人不為守委而去之則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兵可以利言革則難以利言今日曰兵革之利是連類語爾猶潤之之并風兩鼓之之并雷震或謂是便利非銳利失之○域民三句是引證語○君子有不利戰必勝矣言君子固不用兵而服天下如不得已而用之必勝也注謂不戰則已稍左

孟子將朝王章

通篇養局格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

就字與後就字對照

一層王詭詞

二層孟子詭詞

三層詭詞

孟仲子一般詐飾聲口慌張神情真覺可笑寫生之技追魂取魄矣

四層詭詞
五層詭詞
排空起義海市蜃樓

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

○虛○留○正○妙○

如之何不弔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

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

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

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

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

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

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

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

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

小作波折

虛婉絕妙

正面煞

說出孟子故作不曉妙

○尖○刺○

煞得絕

一落千丈強

慢字對敬字，丑謂王敬，孟子謂王慢，針鋒相對，然只是解曾子何憚之意，泛以爵德擊言之。

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

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

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憚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

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

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

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

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今天下地醜

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本意原欲借管仲拾起自己身分，然於文不得趨勢，故必將湯於伊桓於仲複說一遍，點出不召字，然後折轉來行文真難事也。

孟子托疾之意，以王之召己也，出弔之心，欲王知己之不可召也。然於公孫丑之問，則不說明此。一層烟波，而孟仲子之對，偏為掩蓋。此二層烟波，至景丑之宿初問，亦不說出。此三層烟波，前如許烟波，極情景綿邈之妙，後發為議論，有氣勢雄放之能。○文家有蓄勢法，所謂持之愈固，則其發之愈勇。此章景丑初責，即可直抒止議，却用言仁義一段疑陣，頓之如水之欲流，束之使不流，其勢因湍急，後遂衝堤破閘，極洶湧澎湃之觀矣。所以豈謂是與以下議論，滔滔滾滾，不盡如長江也。○通篇只不可召三字，是主，不召是敬，召是不敬，妙在先不說王之不可敬己，而偏說己之敬王，又妙在不先說王之不可慢己，而只發明曾子之言，泛講有德者之不可慢。有此兩層波瀾，便覺文情恣肆，無

比○豈謂是與應非此之謂似從前不解至此方
 明却奪樂竟入○是或一道對與禮不相似此段
 解曾子之言雖是正論而尚非主位○故將大有
 為段方轉入正意喝出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
 臣二句來何等筆力尊德樂義二句又申明不召
 之旨以下將湯之於尹作一証將桓之於仲作一
 証兩句學焉後臣是申明不召不勞而王不勞而
 霸是申明大有為今天下節作反証莫能相尚是
 反証有為好臣二句是反証不召上下兩節無非
 申明大有為二句意末段又蒙上湯與桓二句作
 複跌單抽之法結出不為管仲歸到孟子自己身
 上末句說到自已則前面伊尹管仲兩段也是為
 己之不可召作波折好臣二句也是為齊王之召
 見作隱刺步步寬正步步緊文章之妙至此極矣
 王使人來事蓋在拂曉○如就見者也如如字言
 寡人於義如宜就見者也如者不決之辭○朝將
 視朝上朝字孟子朝也言孟子儻可來朝寡人欲
 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三遷志孟子娶田
 氏生子名仲子孟子譜云仲子名罃孟子之子也
 闕里志叙子夏詩傳至於小毛公中間有魏人李

克傳魯人孟仲子語詩維天之命傳閔官傳並引
 孟仲子譜云孟仲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
 思後學于孟子今按孟仲子以趙氏從昆弟之說
 為信至序錄所稱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
 傳魯人孟仲子者當別是一人王厚齊以為名氏
 之同是也○采薪之憂言以薪樵感疾也曲禮云
 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路歸途不一故分遣數
 人要邀其歸塗也○孟子蓋既圖王必使人來問
 疾時舍人必當以實對底因以致語是不屑之教
 誨之類而今孟仲子乃權辭對之本意不達故不
 得己之於景丑氏宿焉孟仲子之意欲使孟子即
 以是日造朝而孟子必宿於景丑氏待明日乃朝
 者所以踐仲子之言而不以是日造朝則仍所以
 明不可召之義也是賢者多少苦心所在○云爾
 云然也云然云如是也言其所云如是何以也
 上用曰字下礎云爾字論語及公穀有此例或以
 云爾屬下句者誤也○宜與夫禮宜猶殆也成二
 年左傳宜將竊妻以逃者也○豈謂是與豈幾也
 丑意與孟子所說異孟子聞其言如始喻之因言
 子所謂不敬幾指君命召之禮與因引曾子之語

以折之然非臣事君之常禮故云是或一道也言為賓師者君臣常禮外別有自重一理也○賺字義見穀梁傳穀不升謂之賺彼注云賺不足貌○學焉而後臣之言師學之而臣任之也以其先乎師學故曰而後耳後字輕看古文多例○管仲且猶不可召云云且猶二字見不足於管仲之意不為管仲以德業而言非以位次上篇管仲曾西所不為與此正同

陳臻問曰章 上雙夾下反托格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贖辭曰餽贖予何為不受當在薛也

後三段不明點是字而是字神理俱足可

悟化板之法

何為焉有上下照應

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饋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陳臻之問用雙夾法孟子三辨用反托法○前日之不受是數語筆意婉曲孟子曰皆是也接得老勁有力此文家曲直相間之法○皆是也一句截住是正答下三節推原其所以然各末句反決其是○有處無處鐵案如山○首節叙事先齊後宋薛孟子答處先宋薛後齊是文法變化處不然則板末節收到齊與首句回抱精神完固○宋薛二節明煞出受來於齊節不受意於言下得之絃外之音悠然不盡

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二十兩也史記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考漢律歷志斤十六兩是秦之斤溢漢之斤四之一也食貨志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

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是金價亦四五倍于銀也。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而公羊隱公五年傳：百金之魚，注百金猶百萬也。古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則知自三代以迄兩漢，金價一律如此。滑誓列傳：齊威王使淳于髡之趙，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車馬百駟，蓋十倍也。是齊亦以一鎰為一斤，然則黃金至二千四百兩之多，所餽毋乃過于厚歟？是不然。當戰國時，淳于髡傳梁送黃金百鎰，孟嘗君傳之載黃金百鎰，虞卿傳趙賜黃金百鎰，聶政傳嚴仲子奉黃金百鎰，荆軻傳夏無且賜黃金二百鎰，至蘇秦傳趙肅侯以黃金千鎰約諸侯，田單傳即墨富豪以金千鎰遺燕將，即平原君為魯連壽亦以千金。呂不韋令能增損其書，一字予千金，尚有什倍于齊餽者。安在其遂過于厚耶？又漢時文帝賜周勃黃金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武帝以公主妻樂大，至齎金十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

兩漢賜予多用黃金，而後代遂為難得之寶。元史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一錢，是金價已什倍于銀也。豈非古黃金多而價廉，故贈遺者亦多，今黃金少而價昂，故贈遺者亦少歟？○今日謂後日也。對前日之辭，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誓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字義可見。○文選魏都賦：赭白馬賦：醺曲水詩三注引孟子：贖字皆作賚。蒼頡篇云：賚，財貨也。說文：賚，會禮也。蓋以財貨為會合之禮也。或假作進，如漢高紀：蕭何為主吏，主進是也。○聞戒故為兵餽之，皆薛君之辭也。注以聞戒二字為薛君之辭，以故為兵餽之五字為孟子叙事之辭，不可從。○處是處置之處，兩處字並從餽者言之。若曰：贖曰為兵是也，未有處言辭之無以處其貨也。○以貨取者，謂無辭而取之也。言既名為貨，則君子者焉可取之哉？取如字，從君子言之也。非致君子之謂。○按宋世家：辟公元年，即周烈王四年也。立三年，辟公卒，子剔成立。剔成立四十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奔齊。偃自立為宋君，時周顯王之四十年也。孟子四十後始遊齊，則其去齊之宋已

在君偃之世也。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往反及之，亦可知在宋之非一日也。又按史記田嬰者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周顯王四十八年始封于薛，嬰卒，蓋為靖郭君，其子文代立，是為孟嘗君。以孟子之經考之，孟子之薛當在田嬰未封以前，是時下邳遷于薛，邳薛皆同姓，其君猶以諸任之國奉美仲之祀，然則孟子適宋受宋餽，值宋君偃之時，而適薛受薛餽，不值孟嘗君之時也。以然友之鄒，然友復之鄒，觀之，則孟子去薛而反鄒也。明年築薛而孟子在滕矣。

孟子之平陸章

借言格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曰：今有受

牛羊一喻切甚

添出五人正是無意中為舉國百姓請命

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唯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距心之罪，先推後認，中間生出牧牛羊一段奇文，開首先借失伍引起，中間冷若不相及，忽乘勢騰空而入，梅杏交接，巧奪化工，後復將令王認罪一層，補陪前意，以成局勢，有謂此章專注末段，或兩責並重者，皆不知文法者也。然則句上無曰字，蓋孟子意中先有此句，故不待其辭之畢也。善傳急神，繪水有聲。○兩此則與此非緊相呼應。○梁襄王章出語人曰：文章之一法也。此章為王誦之文章，又法也。○始曰大夫次曰距心，次曰孔距心，左傳多此例。哀公十五年書孔伯姬始曰

內次曰孔姬次曰伯姬次曰孔伯姬

戰國策齊據河濟足以為阻而左傳杜注任城封近于濟實世祀之則孟子由鄒之任即當由任之齊而處平陸者依距心也平陸齊邊邑田齊世家康公貸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孔子時為魯中都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按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齊在齊南魯北齊魯之界以汶分孟子所謂臣始至於境者當即指此時儲子為齊相以弊交受之而不報戰國時尚武備雖邑大夫亦日日陳兵自衛如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鬪戟者旁車而趨聶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孟子所為子之持戟之士是也此則孟子處於平陸時之言也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如范雎列傳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閿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孟子所謂儲子得之平陸是也此則孟子由平陸之齊之後之言也孟子既之齊不見儲子亦不即見齊王故陳代以不見諸侯為小而萬章亦有不見諸侯何義之問孟子皆舉齊景公招

虞人不往為說以其為齊故事人易曉耳至於王疑其有異使人矚之則意儲子通意宣王知先加禮故孟子遂見王也○持戟之士是守衛者伍是班次失伍不在班也失伍不必戰陳之時去之是罷去不是殺○牛羊段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也○都只是大邑不必泥邑有先君之廟謂蚺鼃章 議論中夾敘事格

緩入冷擊詞令妙品 序蚺鼃章筆法高簡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
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諫於王而不
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蚺鼃則善矣所以自
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
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就通篇論前半是賓後半是主就孟子口中論官守言責是賓我無四句是主總是無一死句史記趙敬侯二年敗齊于靈邱田敬仲完世家齊威王元年三晉因齊喪伐我靈邱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菑是靈邱為齊邊邑明矣蚘鼃以去王遠無以箴王闕故特辭靈邱請士師也○孟子仕齊居賓師之位故進退由己而已

敘事 為卿於齊章 前叙後論格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

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

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

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此最難答看他答得不輕不重恰好合式
歸入主意
再整一層
再整一層
淡語了却之此真扯淡矣然淡中有深味將孟子

嚴氣正性泰山巖巖一段光景言外已和盤托出盡露眼前經文明言孟子為卿驩為大夫則公孫丑所言之卿指孟子也且卿聘大夫為介禮也未聞有兩卿為使介者蓋豪傑之士或卑小官有進而隱其賢者焉孟子已在三卿之中故丑舉以問之言卿位不小使命不輕宜與副介相議行事也○夫指王驩夫既或治之二句方得與小人處之法蓋孟子有公事無私言彼公事有未曉而不與之言則辱君命固不可若公事外與他私說是失待小人之體矣○孟子前居齊未為卿至再至齊乃為客卿此周慎觀王二年孟子去梁後事也淳于髡曰夫子在三卿之中三卿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矣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為客卿亦通滕定公之薨孟子時居鄒非此為齊卿時也其與王驩使滕為文公之喪也非大國之君無使貴卿及介往弔之禮此蓋重文公之賢而降其數亦孟子與文公有舊欲親往弔以盡存沒始終之大禮也

自齊葬於魯章 以一字作骨格

此事不容不請亦不容早請故特記其時地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

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

心字一篇之骨，語凡四轉，無限烟波。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

於人心獨無悅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充虞之問，其詞甚婉。孟子答詞，初則平繼，則甚跳脫。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摸也。○總以盡於人心句為主，下兩為悅字，於人心悅字，皆所謂盡其心也。○古者以下四節，有四層意。古者節言中古之制。

是從厚的不得節言得之而又有財，何獨不從厚。且此節言不但送終時悅，即從千百年後著想亦必從厚而後快。末節又引語作結，以見不可不從厚。○後四節節節轉，句句轉，起伏頓挫，味之無極。悅字，校字，雖俱是悅心，然悅字是從終時著想，校字是從千百年後著想，故下一且字，雖不是更端，却是深一層語。

自齊葬於魯，則必喪在齊而葬於魯者也。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於魯，戰國游于多家於寄，以孟母娶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借出處必借處，未有拋母居魯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孟母見之，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矣。至是而母没于齊，記曰：周人卒哭而致事，注謂還職事於君，蓋喪不貳事，不從政也。於是孟子去官為親行服，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自齊葬於魯禮也。既至魯歸葬，即在魯居喪，此禮之斷不可易者也。孝子之喪親，言不文，今也接古論，今幾於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語為人論說也。孟子在不語之地，不應如此。

喋喋故充虞問答斷在於免喪之後然則何以云前日也孟子之書有以昔與今對言昔似在遠而亦指昨日者昔者辭以疾是也亦有以前日與今對言前日似在所近而亦指最遠者前日願見而不可得是也夫孟子去齊之日上溯其未遊齊之日猶目之為前日安在僅三年者而不可目以前日邪或疑充虞蓄一疑於心至三年始發之殊不知此尤足以見孟門弟子之好問也陳臻從於齊於宋於薛辭受之後而問屋廬子從居鄒處平陸以至見季子不見見儲子之後而問其事之相距誠非止一二年而歷歷記憶反覆以究其師之用心者猶一日也夫充虞亦猶是爾至木若以美然之問亦自有說當時墨道大行殯皆從薄見有合於禮者反以為踰禮與孔子時事君盡禮人以為諂者何異孟子遵古制而盡人心亦所為距楊墨之道也以與充虞論匠事于止贏日故繫止於贏亦猶與公孫丑論不受祿于居休日故繫以居休豈必別有義在乎○敦匠句事嚴句言孟子居喪之禮謹嚴非弟子舉問質疑之時也○財材通謂棺槨之材也○得之為有財得之為猶云得為之是倒

字法言得行其禮也○化者不曰死而曰化蓋為親諱也比字與梁惠王篇願比死者之比同死者無知故自我推而體之也○不以天下儉其親是句所該者廣不專就棺槨言○趙氏題辭孟子鄒人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今鄒縣是也朱子序說注沿之非也史記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鄒國人如云子路弁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弁武城鄒皆魯下邑也此經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為鄒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合為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為父母之邦也孟子父名激字公宣一名彥璞母仇氏魯公族孟孫之後鄭樵通志氏族畧云季友之後傳家則稱季孫不傳家則去孫稱叔故曰以族系為氏然則孟孫之後去孫稱孟者不傳家也田齊世家田太公相齊宣公宣公四十八年取魯之戚鄒孟氏邑也孟氏之不傳家久已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狹以比於費惠公之師子思晉平公之尊友唐上湖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

祖德者不亦淵遠哉是孟子之為孟孫氏後無可疑者則孟子世為魯人非邦人也使孟子果為邦人何以不首其母於故丘而託之異鄉乎葬諸齊亦可也乃遠葬於魯乎且孟子之非邦人辨有五焉邦魯世敵仇也春秋季孟屢伐邦戰國時猶聞鄒與魯閔孟子為孟孫後則安得為邦人其辨一孔子生故鄒城即叔梁紇所治所謂鄒人之子也孟子亦生於其鄉故曰迹聖人之居若此其甚邦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安得云甚其辨二孟子於齊稱臣為卿也於梁不稱臣未為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為異邦非本國其辨三樂正子曰君奚為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即孔子吾舍魯何適意其辨四曰後喪踰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使其在邦臧氏何由知之若此之悉也其辨五然則孟子世為魯人趙氏謂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固未足信而索隱本邦人徒鄒之說亦不然也

以其私三字伏後未也何為勸

有仕於此數語淺淺設譬止為說明兩不得字用筆曲折爽亮之極

天吏二字輝煌鄭重自天而下前段取譬透極後段淋漓奇崛字字欲舞

沈同以其私問章

兩層辨論格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停頓一語

○妙○語○ ○是○未○也○神○氣○

上段就燕論燕而明其可伐以其不奉王命也下
段就齊論齊而明其未嘗勸齊以齊非天吏也上
段發明可字處以子噲二句定案以下將有仕一
層比子噲以夫士一層比子之兩人之罪俱於譬
喻內托出末以何異一句作結以喻言作正意此
文章善用虛處下段發明未也二字復述沈同之
問答以三句該之以下生出彼如曰一轉忽然代
沈同作問又設為應之一層此是文家無中生有
之法又生出今有殺人一段於譬喻中代或人作
問又設為答之一層又生出彼如曰一轉此於無
中生有中又復生有如一毫中現出塵塵刹利來
真是極奇極幻看他層層問答都無非發明未也
二字之意直至煞處喝出以燕伐燕二句而未嘗
勸之之意已於上面句向托出○前以擅爵人為
喻後以擅殺入為喻兩喻相照成章法○此文奇
特處在於前後兩扇俱用後賓先主○以燕伐燕
語妙得未曾有

是章問答蓋在方伐燕未勝之時也決不在於既
勝燕係累殺遷之後也問者亦以問勸伐之信否
已非燕畔之後歸咎之謂據下章注朱子亦是之
意而此采楊說殊不可曉○以其私問實受王命
而不以王命問也不然是句聲語耳注不通○曲
禮士載言注曰士或為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
賈田任近郊之民注曰士讀為仕後漢書趙壹傳
昔人或思士而無從亦以士讀仕論衡刺孟篇述
此文仕作士古仕與士多通用有士於此猶言有
人於此下文夫士也即承此○今有殺人者三句
此以有罪之人比無道之燕燕何以可伐以無道
也人何以可殺以有罪也如云今有殺有罪之人
者或問之曰有罪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云
云兩人字只是是一人或乃以上人字為被殺之人
下人字為殺人之人若惟恐人之枉殺
也者而岐而二之則非孟子之意矣

燕人畔章 一路翻駁格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

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

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

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

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

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

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

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前段知而使之兩翻。是用雙夾法。次段周公何人四問四答。前三問三答。是逐層剝入法。後一問一

添一也字是古文取
趣處
蓄機運步陳賈真是
千伶百利孟子妙似
不知其來意者而隨
口應之

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

前段知而使之兩翻。是用雙夾法。次段周公何人四問四答。前三問三答。是逐層剝入法。後一問一

答是隨難隨解法。末段古之君子四層。前兩層句法相對。後兩層句法參差。是用疊句變換法。○齊

王慙者。以孟子有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并置

君而去之。言而王不聽也。此正王由足用為善之

機。而陳賈又從而塞之。甚矣佞人之覆家邦也。○

周公弟也。四句是正破陳賈之言。弟之不。料其兄

與齊之。不料夫燕豈可同語。而妙在不說破。○文

字要襯得有力。若賓位無力。則主位不醒矣。陳賈

之言。輕輕打轉。陳賈便覺費盡心力。落得索然無味。

奇絕。○末節上四句。是以順過對改過說。下文九

句。又就上文充拓言之。如日月之食。二句。只對下

文過。見君子不自掩護。意過字亦只大概說。不必

單粘定。周公且周公之過。豈可改哉。照定周公反

與本文義不合。要知孟子說此一段。是隱窺賈為

君。文過於不言之表。而責之。後舉古之君子以鍼

對。今人不必拘拘印證。周公也。看起首一且字。已

剽入賈之腑
中矣妙妙

呂氏大事記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為臣而歸通鑑
綱目亦並書孟軻去齊于丁未齊人伐燕之下皆
不然矣蓋伐燕是孟子所以去而孟子不必即去
案史記年表赧王元年君薈及相子之皆死三年
燕人共立太子平四年為燕昭王元年觀孟子與
陳賈問答之辭則後二年孟子猶在齊也後二年
猶在齊安得謂元年即去乎○周公使管叔監殷
本文但言使管叔耳而注兼及蔡叔霍叔考經傳
並無三叔共監殷事惟大誥書序有云三監叛孔
安國注始云三監者管蔡與商而漢書地理志遂
謂管蔡武庚三分邶鄘之國也非三監即以武庚當三監
尹也夫邶鄘衛三國也非三監即以武庚當三監
之一是直以殷監殷謬甚其後鄭氏作詩譜據蔡
仲之命謂霍亦流言因以霍代商竊補三數殊不
知監殷流言本是兩事流言有霍而監殷無霍也
據周禮施典之官顯有牧監參伍殷輔六名牧監
以諸侯為之參伍殷輔則以各國之大夫士為之
史記衛世家誤認監作輔有云武王恐武庚有賊

心使管叔蔡叔傅相之夫傅相漢官置之諸侯王
國如膠東王相長沙王傅即輔也未有二叔為武
侯輔者蓋監是官名所以監視諸侯者九州一千
八百諸侯每州立方伯統領其事春秋傳謂之九
伯王制除王畿謂之八伯尚書多方謂之胥伯然
總謂之牧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
自牧而下又有卒正連帥屬長三等官多方謂之
小大多正是也自牧而上又有王朝之二伯一等
官春秋傳謂之分陝之伯曲禮謂之五官之長之
伯總監官也且三監之稱自古有之王制記商制
云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惟商制無二伯但以王大夫三人監方伯國而周
制則特設二伯於王畿即以連帥正長三等官襲
三監之名所謂小大多正者總名三監是初以三
人為三繼即以三等為三多官稱三監一官亦稱
三監管不必及蔡更何論於霍也蓋武王十二年
伐紂之時即分師俘衛霍諸國既立武庚全師西
還此時未取殷尺土一民也十三年使管叔為殷
監是使監實出武王但周公亦必與聞耳據周書
文政篇此時管叔禁九慝昭九行尊九德順九典

東隅之侯咸旅于王是監殷之功初不可泯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商人多兄弟傳及管叔見已在外而公在內疑有周者必公故布流言撼公遂挾武庚以叛也○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此注似可省而朱子詳之者蓋因趙注云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是以周公為兄管叔為弟也○如日月之食如字蒙到民皆仰之更謂食畢明復也雖貼君子而不直指君子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

孟子致為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待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

就見之語遠前想後虛情冷面却極熱鬧其情可惡而文自入妙
王既不能用孟子而猶欲留之者在博養

賢之名耳

全不說出道不行止用反筆妙

引古釋古便結並不挽合本意使以領畧於語言文字之外

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為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古之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文有以說破為妙者有以不說破為妙者沈同章以說破為妙者前章及此章以不說破為妙者也

○不用二字，是孟子去齊之故，却不正說而於季孫口中，子叔疑身上帶出之，有神無迹。○季孫以下文字，如神龍舒卷於烟霧之中，但可識其意而不可執其迹，真奇觀也。但得待同朝者謙辭，言與孟子得為君臣而同朝也，甚喜，王自言甚喜也。俗讀得待絕句者謬。○萬鍾當我五千七百四十八石七斗餘，十萬鍾則五萬七千四百八十七石二斗餘。我邦封建之世，大藩大夫有食六萬石者，實米二萬四千石，其食二三萬石者，指不勝樓，七國爭雄，地至方千餘里，其卿所食必不止十萬，漢土至趙宋，俸給已薄，至朱明甚薄矣。閻百詩生於積薄之世，故以十萬為大多而疑之耳。至通計仕齊所辭之數，又大謬。孟子仕齊未嘗受祿，見下公孫丑問章所云辭者辭而不受耳，非辭而還之也。○夫時子不指王而指時子，亦見忠厚之意。○季孫即魯季孫氏叔疑，不知何人，當在春秋後。○市者，宋石經、宋本俱作市也。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皆作市也。○後三段孟子謂時子必非誑言，但其中有不可者，非時子所知耳。何者，謂我貪此萬鍾，無辭多受少之理，若謂享

弟子之祿，則尤龍斷賤丈夫我矣。賤丈夫，即今牙行大僧也。辭商賈之名，而扼要布黨，居間作合，坐收四方商賈之利。季孫喻己不為政而子弟為政，孟子喻己不受祿而弟子受祿也。駟僧擅司市平價之權，故後世立推僧之法，推僧因而并推商矣。此章舊解，蒙混牽強，上下文義全不合。推總由不明龍斷賤丈夫之義耳。○孟子前後兩至齊，所見皆宣王、非湣王也。其前居齊未仕為卿，再至齊當在周慎靚王二年去梁以後，即於是年為齊卿。至周赧王三年，已有八年矣。中間有母之喪，歸魯居憂者三年，又反齊當齊人伐燕，又二年燕人畔而孟子去齊，則實仕齊者亦得五年，但其去齊者再矣。故齊王有今又棄寡人之語也。

宿於晝章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

敘事中，先作如許怪狀，然後解明文境，奇變。

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池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

○抑○揚○有○致○
魯繆公兩段，重兩繆公字。子思不去者，繆公使人留之。池柳申詳不去者，人勸繆公留之。兩繆公字，正與為王二字相照。○子思是賓，池柳申詳，又是賓中賓。○雙引側承，妙在天衣無縫。注畫如字，又引或說曰：當作畫，齊固有畫邑，然焉知無畫邑？趙岐注：畫齊西南近邑，是明有畫邑矣。若畫邑在臨淄縣西北三十里，即戟里城，戰國燕破齊時將封王蠋以萬家，即此地。是燕從西北至齊，當是畫邑。孟子從西南至宋，當是畫邑。一南一北，字形雖相蒙，地勢不可混也。○必云坐而言者，欲見下文客怒起欲去之狀也。故下又云：曰坐。○古宿與肅通，儀禮特牲饋食禮，乃宿尸，禮記祭統

篇，宮宰宿夫人，鄭注並云：宿讀為肅，然則齊宿猶齊肅也。賈子保傳篇有司齊肅端冕，國語楚語故齊肅以承之，並以齊肅連文。齊宿而後敢言，正自言極其敬謹爾。○此人自稱弟子，而孟子與之語，自稱長者，與語樂正子同，然則留行之客，雖不知何人，要必孟子弟子之留仕於齊者。若益成括之流歟？蓋客既為王留行，則必欲孟子在畫少留，而後自至齊國，力言於王，使王復用孟子，其所坐而言者，雖不詳何語，大旨如此而已矣。若然是，孟子有人乎齊王之側也，是為孟子求容也。故孟子曰：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蓋孟子在齊居客卿之位，師道也，非臣道也，奈何不為子思而為池柳申詳乎？況其人自稱弟子，顯是游孟子之門，而為孟子說王，尤不可矣。宜其絕之之深也。

尹士語人曰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

大橋而起

尹士之語一連三層，層層折跌，步步輕婉，居然為孟子文作。

小引

一段中子字凡十三見一字一樣法略無複者奇絕

低徊往復無限深情有兩層進步透過去則三宿之非濡滯自明

予豈三十五字一氣讀及收上文筆力千鈞

語人以告聞之是章法

孟子

卷二

意在此上二句特陪之也

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

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

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

而出書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

必反予夫出書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

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

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

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

小人也

映茲不悅

委曲迴環牢騷眷顧此太史公伯夷傳屈原傳之祖○尹士口中三層以濡滯一層為主故孟子只辨此一層而於上兩層未之及然云足用為善則非不明矣云安齊安天下則非于澤矣只辨一層而餘者已於無意中映到此為神化之筆○予豈字蒙到宿哉若以常文法則宿哉之哉似合做矣字今疊用哉字乃覺語氣跌宕

三宿而後出書蓋孟子三宿於晝而後發出也上章宿於晝而留行者及焉替前後可見○悅服也詳見于滕文公上篇○改諸諸之乎也疑辭也改諸改之不同猶有諸有之毀諸毀之上下異文此例唯論語孟子多出○再三期王改之者似指與兵構怨之事而取燕一事尤其著者觀其致為臣而歸繫於燕人畔章之後此必因燕初畔之後而孟子日前勸王反旄倪置重器之言王至今猶不能言故再三期其改也古之君子過則改之孟子固言之矣至謂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日後燕將樂毅率五國之師以伐齊齊幾亡而天下亦皆騷動矣孟子似前知其事者然○孟子為由足

孟子

卷二

○平九

孟子

用為善者蓋指以羊易牛我甚慚於孟子之類至
 於好貨好色之類則廉恥拂地矣揚氏深懲偽君
 子故以自言其過為朴實足為善而不悟其言之
 詭於正也○若是小丈夫然哉是猶夫也禮記三
 年問今是大鳥獸荀子禮論篇作今夫宥坐篇今
 夫世之陵遲亦久矣韓詩外傳作今是是小丈夫
 夫小丈夫也是訓為夫故夫亦訓為是○後世人
 臣不講究恕字如朱雲褚遂良輩一有訶譴便至
 於折檻納笏人看此二事多以為君不能容臣而
 不知臣不能容君也君不能容臣其失固明臣不
 能容君此亦害事學者欲知事
 君之道當以孟子忠厚為法

充虞路問曰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
此三句定要頓在前矣
 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
 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

彼一時二語無限深
 情塗炭之痛遲暮之
 傷皆在其中矣

數過時可下藏過不
 豫一層忽然掉轉反
 言之飛仙之筆○未
 完忽起轉換如飛此
 謂沉鬱頓挫

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
三矣字俱下得妙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
是○於○張○語○
 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數過時可而王者不興聖賢不能名世正不豫之
 由已將充虞之問答畢矣下文又掉轉說夫天特
 未欲平治天下耳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
 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夫天句乃呼起下文作自
 寬自信之詞若認成死句錯矣○已經承認不豫
 矣乃未忽又翻轉說何為不豫此如人之悲者必
 說不悲正
 深於悲也

論衡引此作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文選答客難五
 等諸侯論二注引孟子亦云彼一時也觀趙氏注
 則彼一時下當有也字○彼謂不怨不尤此謂有
 不豫色彼一時此一時言時專於樂天則如彼時
 專於憂世則如此也○不豫與怨尤相類而原其
 所發自有公私之不同怨尤只是一身之窮達不

豫則世道之升降所以為異也。孟子只就憂一邊答之，未及公私之辨耳。○名世二子，指聖賢而得位者，注故以皋稷等言之。若聖賢而不得位，不能名世也。王者名世，並重有王者興，則聖賢名世，數過時可，而王者不興，則聖賢不能名世。此孟子所以不豫也。孟子以名世自占焉。下文舍我其誰也，意可見。○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攷而後通。孟子致為臣而歸，與宿於晝，尹士語人居休數章，皆為孟子後去齊事明矣。至此章則斷為前去齊事，何以知之？孟子明言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數過庸，有未滿其數而侈言之，未有既踰其數而短言之者，豈肯以八百有餘歲而減作七百邪？然則孟子前去齊，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慎靚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是時孟子四十九歲矣。此則七篇之文，鑿鑿可證者也。

去齊居休章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

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二句，言所以不速去之故。尺水生波，○孟子於齊仕不受祿，正此篇中十數章之權輿也。孟子去齊居休者，據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屬宋境。此去齊之宋之明證也。閻百詩謂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謬矣。○師命不特國被兵也，出兵外征亦是。○孟子欲平治天下，而可與平治天下者，惟齊宣王，而王終不能用也。孟子之去齊，不獨一人窮通於此判，而一世之治亂於此分，所係甚大，故特鄭重而紀之。曰：孟子致為臣而歸，而又提去齊者再三，併將孟子前去齊時事夾叙其間，舉孟子濟世安民之念，與悲天憫人之心，曲曲傳出。此是一部孟子大樞紐，不可草草忽過。○公孫丑一篇合之，又是一篇大文字，首叙孟子內聖外王之學，繼言仁政，繼叙在齊去齊之事，而

